

信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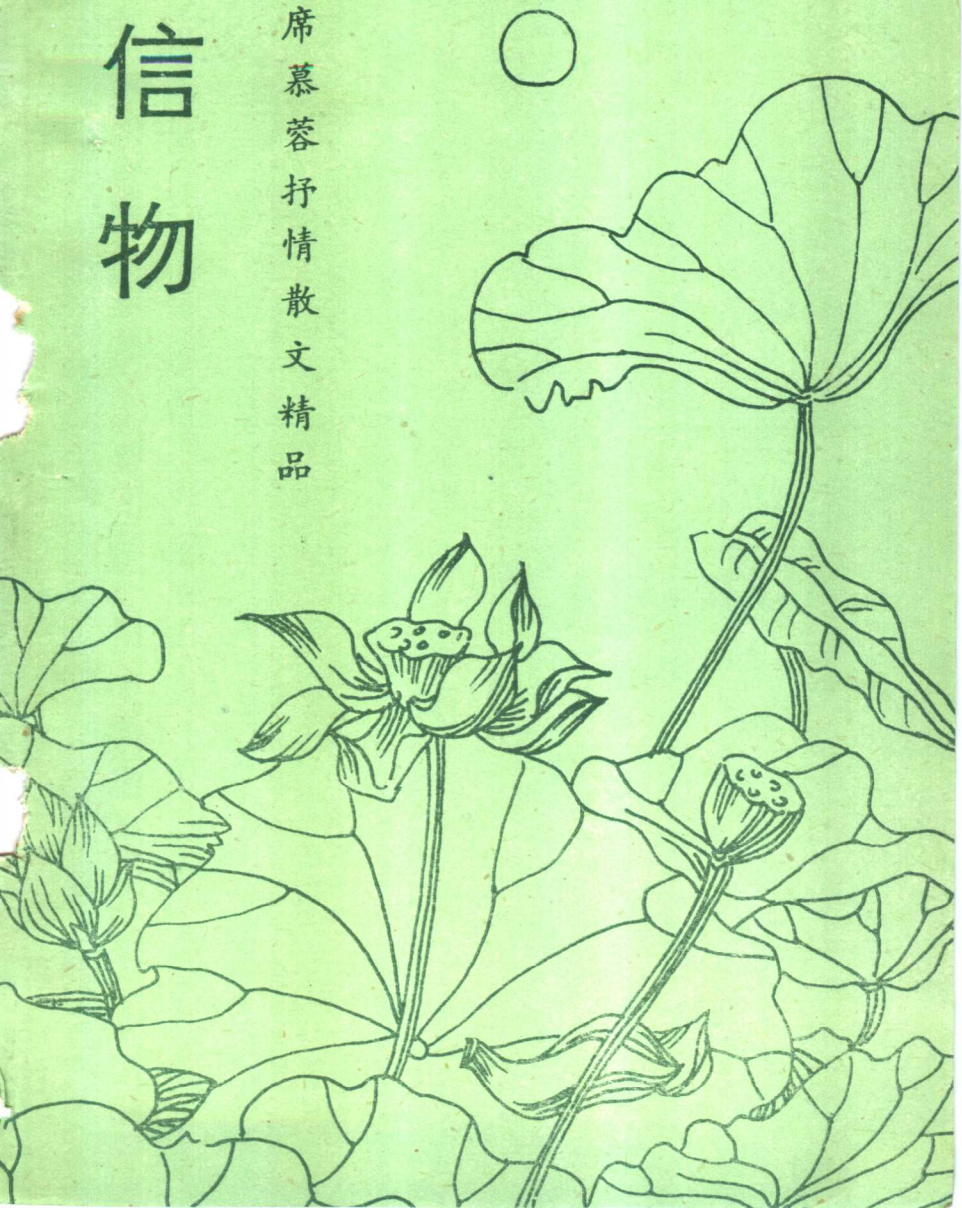
席慕蓉抒情散文精品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信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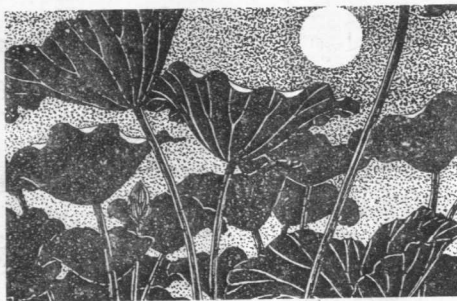
席慕蓉抒情散文精品



目 次

● 信 物	1
● 池 畔	23
丰饶的园林	33
雾 里	41
说 梦	47
一个春日的下午	58
有月亮的晚上	71
● 自剖二三则	81
中年的心情	91
槭树下的家	100
星期天的早上	109
衣的纠结	116
● 月色两章	131
花 事	139
镜里与镜外	153
寒 夜	155
我的抗议	158
悠长的等待	161

这个夏天，
我一个人在印尼的峇里岛上，
静静守候了一朵荷的成长。



信物

它是一朵极美的荷。刚刚冒出水面的时候，那挺立的小小花苞就触动了我，那样紧密包裹着的愿望啊！就像一支蘸饱了水的毛笔笔尖，服贴圆润，却又蓄势待发。

我每天早上都去端详它，看着它的颜色从敷着一层青绿的暗紫，慢慢转成水红转成柔粉再转成灰白，看着它的花瓣从紧密的蓓蕾到微绽到盛放再到凋落，仿佛是在看着一个生命从青涩的少年逐日逐日走到最后。

在池边，我静静地观察和记录，试着画出每一个转折和每一个段落的不同。

当然，在荷池里还有许多朵不断在开开落落的莲荷，荷池旁边还有好几棵巨大的印度素馨，枝干虬蟠，用一种舞蹈的姿态伸到池面上来，甜香沁人的花朵开了一树，也落

了一地。早上总有个老妇人拿着袋子来捡拾落花，刚落在地上的花朵依旧洁白光润，拾满了一袋不知道是要拿去敬神呢？还是去装饰那些跳舞的少女们的花冠？

我每天早上都去荷池边坐上两三个钟头。除了画具之外，还带上一大块在当地买的腊染花布，把整块布铺在池边的草坡上，或坐或卧。有的时候一个早上可以画好几张速写，有的时候就什么事也不做，呆呆地看荷。看累了就躺下来，在树荫底下，把草帽盖在脸上，听那些小鸟从荷叶上飞掠而过，听他们扑动着翅膀不断地换位置，听他们细声鸣叫，听风轻轻在高处的树叶间穿梭。

是观光的季节，在荷池之外，旅馆里和市街上都充满了观光客。好在因为有朋友预先的照拂，我得以住进了一间由当地的旧皇宫改成的旅馆。皇宫的庭园很大，房间是一幢一幢各自独立的小屋，花径狭窄而又幽深，曲曲折折的，隔绝了市街上的噪音，庭园中种了许多花树，还有喷



泉，还养了一只寂寞的孔雀。

早上去画了速写以后，下午我就在屋前的平台上，用针笔和毛笔把那些速写重新构图，画成一张单色的素描。我的进度很慢，一个下午只能画一小部份，可是因为心里安静，所以很能自得其乐，常常在桌前一坐就是四五个钟头。

住在我对面，隔着一大丛花树，有时候只听其声不见其人的是一对德国夫妇，大概注意我很久了。终于有一天，在院子里互道了日安和交换了天气出奇的好之类的寒暄之后，金发娇小的妻子忍不住问我，是不是在写小说？

我笑着否认了，并且邀她到我屋前的平台上来，给她看我的速写和素描，告诉她说，我是来这里画荷花的。

她转过身来兴奋地向她的丈夫说：

“你听过这样的事吗？一个人跑到这么远的岛上来只为了画一朵荷花？”

她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我好像才忽然间从别人的眼睛里看到我自己，原来是这样的荒谬而又奢侈——

整整一个夏天，只为了画一朵荷。

可是，整个事情，果真是像它表面所显示的那样吗？

我回来了之后，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

荒谬的意思就是不合理，奢侈的意思就是浪费，可是，要怎样的生活方式才能是合理而又不浪费的呢？

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不都是一件奢侈品吗？

要怎样用它，才能算是不浪费呢？

从少年时开始学画到如今，不知不觉间，已经过了三十年。

其实，平常的我，做事情从来没有长久的耐心。喜欢一切新奇好玩的事物，每次总是忍不住要去试一试，却又总



是会在分心之后又半途而废。甚至有些事情，在刚开始去做的时候就已经后悔了。

唯独对于画画这一件事，我一直没有放弃过，有的时候也许会离开一段时间，但是必然会再回来。

让我回来的原因，常常是因为夏天那时一季的莲荷。

仿佛在千朵盛开的莲荷之间，有一种熟悉的声音在呼唤我。

不管是在哪里，不管是在台南白河镇上那些狂野的荷田之间，还是在峇里岛上那一片飘浮着素馨花的荷池前，或者甚至更遥远的地方，在喀什米尔的达尔湖上，那些在清冷的晨雾里丛生着的莲荷。不管是在哪里，一旦相遇，都会让我觉得仿佛前世已经相识，心里重新起了一阵轻微

的骚动。

每次重新站在荷前，心里总会有一种半喜半悲的怅惘。

原来，原来时间就是这样过去了的。所有的日子越走越远越黯淡，只有在莲荷盛开的时候，那些记忆，那些飘浮在它们周遭的记忆才会再匆匆赶回来，带着在当时就知道已经记住了的、或者多年以来一直以为已经忘记了的那种细节。

而我不一定每次都能提笔，常常都只能屏息站在荷前，静静聆听，那从莲荷深处不断向我呼唤的声音。

记忆里最早的荷，应该就是五岁时，父亲带我在玄武湖上泛舟时给过我的那一个莲蓬了。

父亲的怀抱是那样安全温暖，能够独占父亲的怀抱对于小小五岁的我是一种忐忑的惊喜与骄傲，伴随着那记忆而来的，还有湖上一片昏黄微微带着灰紫的暮色。

有一次在梦里梦见了那种颜色。梦中的我好像正面对



着一大片的树林，感觉到过了这片树林应该就是玄武湖，想着要赶快再去看一眼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可以穿越的路、找不到可以进去的门。在梦里我焦急万分地绕着树林转。暮色越来越深，然后终于在这种急迫的心情里醒了过来。

刚醒的那一刻，朦胧中我总觉得那遥远的儿时还正在什么地方停留着，好像那条船还一直在湖面上，那个饱满的莲蓬也还一直紧紧地握在五岁孩童的手中。

然后我逐渐清醒，那种感觉也逐渐淡去终于完全消失。在黑暗的夜里，我听任泪水慢慢地流了下来。

最早去画的荷，长在台北的植物园。

一直都不会用水彩，自己都觉得很害羞，所以躲到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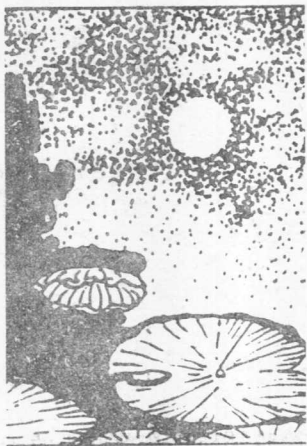
处僻静的角落，离开同学远远的，在一座小石桥的边上。

其实在那天以前，我已在高三师范学校艺术科的课程里画过许多张水彩了。但是永远不会控制水分，永远画不出那种透明的笔触，每次都是到了最后，不得不又恨又气地拿起笔来，用不透明的画法把整张纸涂满了厚厚的一层。

上了大学，许多同学的作品让我又羡慕又嫉妒，暗自发誓一定要把透明水彩画好。

所以，那天的我坐在一个孤独角落，面对着荷池，确实是在努力观察、努力记录，并且还遵照着一切有关于如何落笔如何收拾、如何一步一步地把透明水彩画好的规则来进行的。

已经是夏末秋初了，荷叶与荷花都已经有了倦意，只有池旁那个女孩在聚精会神地做着她的实验，一笔又一笔，终于在下课之前画出了一张透明的荷。



快拿给老师和同学去看。可是，等到我站在同学的画架前的时候，刚才的那股热情马上冷却了下来，代之而起的却是一阵隐隐的憾痛。

他们画得多么好啊！

傍晚的风吹过荷池，荷叶不断起伏，那种流动的光泽好像也都被有些人画到画里去了，不单只是透明、不单只是层层重叠，而且笔触间还那样随意与自由，好像他们只是在谈笑间不经意地涂上几笔罢了。

他们画得多么好啊！

站在他们身后，我一句话都说不出。第一次感觉到有种酸楚的涩意，感觉到在绘画的世界里是有些规则，却决不是可以学习得来的规则，感觉到有些鸿沟、有些障

碍，也许终我一生都无法跨越。

而我极想跨越。我渴望能够跨越那横亘在前路上的无法捉摸的一切障碍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虽然一直在画油画，却始终没有忘情于水彩，可是，除了偶尔可以在植物写生的时候轻轻敷上一层淡彩之外，我依旧攻不进那一座透明水彩的堡垒里去。

前几天，和朋友们在散步的时候经过了那一处石桥，荷花还在，我忽然想起了一些什么，我叫住了朋友，对他们说：

“那里，就在那一棵树底下，我在十七岁的时候画过一张很透明的荷花。”

他们转身对我微笑，漠然地不置可否。

我也不知道该怎样接着再说下去了，也许，只有把那张水彩再找出来才能说得明白吧？

可是，许多画过的荷花都失散了，更何况是十七岁刚



开始的时候，那生涩而又害羞的一张呢？

第一张画展的请帖，是在比利时鲁汶大学附近的印刷厂印的。

好象是在一处河堤旁，宽宽的路面每次去都总有阳光。身边总有那么一个有着一头浓密黑发却又偏要剪成平头的男孩子，跟着我跑得很勤快，出一些非常外行的主意。

其实我也不能算是内行的人。没有什么钱，所以只敢印单色的画面。没有什么经历，请帖显得空空的，所以就把手要展出的几十张画的标题全印了上去。

画展定在二月。十二月底开始，布鲁塞尔就常常下雪。我只有件厚外衣，是出国时母亲给我的深蓝色长毛绒大

衣，母亲年轻的时候穿过的，虽然够厚却很宽松，因此风有时候会从袖口和领口吹进来。在平常可以用两只手把它裹紧，但是当我举着大画布走来走去的时候就没办法顾到了。

画展之前，不知道要在画廊、学校、宿舍、和那个画框店之间往返奔跑多少次。

有天下午，我拿着一张八十号的大画去配框子。画太大，举起来的时候几乎与我等高，所以只能拿着内框中间的那一条横木，画面也因此只好向外，走在人行道上，每个从我身边走过的人都要在看了我一眼之后，又微笑着横过去再看那张画一眼。

下雪了。在开始的时候只是些轻飘的雪花，下着下着就大了起来，绵绵密密的铺了一地。我怕会湿了画布，就在人行道上飞奔起来。

画并不重，但是对着迎面而来的风，它就变成了一张不时要翻动一下的帆。大衣的扣子都敞开了，里面的毛